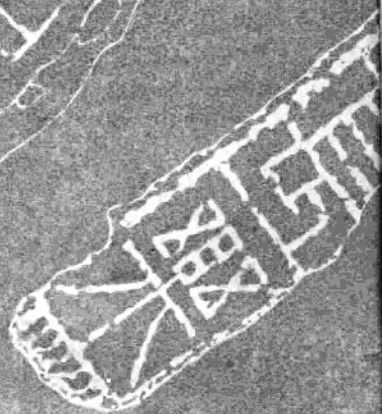


本足
蘇東坡全集



蘇東坡東坡續集

卷五 書簡

與康公操都官三首

某稔聞才業之美，尙淹擢用，向承非罪，被移衆論，可怪！賢者處之想恬適也。希聲久不得書，承示論，方知得蜀州，應甚慰意。二浙處處佳山水，守官殊可樂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，舉目無親故，而杭又多事，時投餘隙，輒出訪覽，亦自可卒歲也。東陽自昔勝處，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，此境猶在否？未知會晤之日，但有企詠。

又

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，但希世絕境，衆賢所共詠歎，不敢草草爲寄也。幸恕察！

又

向辱教，久欲裁謝，值出入紛紛無定，因循至今。卽日履茲春和，起居住適，向承寄示圖記及詩，實深慰仰。此真得賢者之樂，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，庶幾附託高人絕境，以傳永久。適會紛紛未暇，更旬日當寄上也。

答楊君素

久不奉書，遞中領來教，欣承起居住勝，眷愛各無恙。奉別忽四年，薄廩維絀，歸計未成，懷想親舊，可勝惋歎。晉文優游自得，心恬體舒，必享龜鶴之壽。劣姪與時齟齬，終當捨去，相從林下也。

與楊濟甫

久不奉書，亦少領來訊，思念不去心。不審卽日起居住否？眷愛各無恙。某此安健，官滿本欲還鄉，又爲舍弟在京東，不忍連年與之遠別，已乞得密州，風土事體皆佳，又得與齊州相近，可以時得沿牒相見，私願甚便之。但

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五

二

歸期又須更數年，瞻望墳墓，懷想親舊，不覺潸然！未緣會面，惟冀順候自重！

與周開祖

某忝命皆出獎借，尋自杭至吳，與見公擇，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，燕集甚盛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！別後每到佳山水處，未嘗不懷想談笑。出京北去，風俗既推魯，而游從詩酒，如開祖者，豈可復得？乃知向者之樂，不可得而繼也。令舉特來錢塘相別，遂見送至湖，久在吳中，別去真作數日惡，然詩人不在，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，亦非細事。

與何浩然

人還辱書，且喜起居佳勝，寫真奇絕，見者皆言十分形神，甚奪真也。非故人倍常用意，何以及此？感服之至！所要詩，稍暇作寫去雙幅，已令蜀中織造，至便寄納。未卽會見，千萬珍重！

答水陸通長老五首（密州）

近過蘇臺，不得一見而別，深爲耿耿。專人來辱書，且喜法履清勝。某到此旬日，郡僻事少，足養衰拙；然城中無山水，寺宇朴陋，僧菴野，復求蘇杭湖山之遊，無復髣髴矣。何日會集，慰此牢落，唯萬萬自重！

又

三瑞堂詩，已作了納去，惡詩竟何用？是家求之如此其切，不敢不作也。惠及溫柑甚奇，此中未嘗識也。棗子兩簍，不足爲報，但此中所有只此耳。單君貺必常相見，路中屢有書去，久望來書，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，告爲速達此意。

又

別後一向冗忙，有疎奉問，疊辱手教，愧悚良深！仍審履茲初涼，法體增勝爲慰！承開堂未幾，學者日增，吾師

久安閑獨，迫於衆意，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，應不計勞逸也。未緣奉謁，千萬珍重！人還布謝。

又

姚君篤善好事，其意極可佳！然不須以物見遺也。惠香十八罐，却託還之，已領其厚意，與收留無異。實爲他相識所惠，皆不留故也。切爲多致此懇。

又

且說與姚君勿疑訝，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，恐他人却見怪也。元伯昆仲，因見各爲致懇。乍到未及奉書。

答陳履常二首

吳中屢得瞻見，時以餘囊洗濯蒙鄙。別來仰佇日深，遞中首尋教尺，感服良厚！卽日履茲酷暑，起居何如？貴眷令子各佳，勝披奉杳然，臨紙悵惘，惟冀爲時調護！

又

遺承寄詒詩刻，讀之灑然，如聞玉音。何幸獲此榮觀？不獨以見作者之格，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，而高躅之難繼也。輒和光祿庵二絕，聊以寄欽羨之懷，一笑投之可也。所須接骨丹方，謹錄呈。高密連年旱蝗，應副朔方百須，紛然疲茶，日俟汰逐。企仰仙館，如在雲漢矣！因風不吝誨字。

答程彝仲二首

某啓：奉別積年，因循不脩書問，每以爲愧。遞中尋手書，勞問甚厚，感戴不可言也。承以科詔入都，跋履之餘，起居佳否？老兄循道既久，文行愈粹，決無終否不振之理。更少貶以就繩墨，卽當俯拾也。未緣披奉，惟冀以時自重。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聞。

又

得聖此行得失，必且西歸，計無緣過我；而東武任滿，當在來歲多杪，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。此任滿日，舍弟亦解罷，當求鄉里一任，與之西還。近制既得連任蜀中，遂可歸老，守死墳墓也。心貌衰老，不復往日，惟念斗酒隻雞，與親舊相從耳。星橋別業，比來更增葺否？因便無惜一兩字！

與王慶源一書

陵州遞中辱書及詩，如接風論，忽不知萬里之遠也。即日履茲秋暑，尊候何似？某此粗遣，雖有江山風物之美，而新法嚴密，風波險惡，况味殊不佳。退之所謂「閑居食不足，從官力難任，兩事皆害性，一生長苦心」，正謂此矣。知叔文年來頗窘，此事有定分，但只以安健無事，多子孫爲樂，亦可自遣。何時歸休，得相從田里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。秋暑更冀以時珍重！

又

高密風土食物稍佳，但省租公庫減削，索然貧儉。始至，值歲飢，人豪剽劫無虛日，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，近始肅然，鬪訟頗簡。稍葺治園亭，居之亦粗可樂，但時登高，西南引領，卽悵然終日。近稍能飲酒，終日可飲十五銀盞，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，放歌倒載也。

答金山寶覺禪師

去歲赴官，迫於程限，不能枉舟，一別中流，縱望雲山杳然，有不可及之歎。既渡江，遂蒙輕舟見餞，復得笑語一餉之樂，暫荷之懷，殆不可勝言。別來因循，未及奉書。專人至，辱教累幅，慰喻反復，讀之爽然如對妙論。仍審比來法履佳勝。某此粗遣，但未有會見之期，臨紙惘然，惟萬萬自重。至游堂記，卽當下筆，遞中寄去。近有後杞菊賦一首，寫寄以當一笑。

答富道人

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，具感厚意！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，聊用適意可也；若待以爲生，則爲造物者所惡矣。僕方苟祿出仕，豈暇爲此？謹却馳納，且寄之左右，異日歸田却咨請，感愧之至！

答周開祖

遞中辱書教累幅，如接笑語；卽日遠想起居住勝，某此無恙，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，十二月上旬中行，相去益遠矣！往日相從湖山之景，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，皆不足道。惟令舉逝去，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！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，而不可得，不免爲之出涕。讀所示祭文，紀述略盡，其美甚善，其家能入石否？亦欲作一首哀詞，未暇也。當作寄去。開祖筆力頗長，魏武所謂「老而能學，惟子與袁伯業」，真難得也！寄示山圖，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，新詩清絕，輒和兩首，取笑。浩然亭續和寄去，今日大雪，與客飲於玉山堂，適遣人往舍弟處，遂作此書，手冷殊不成字。惟冀自重而已！

答蜀僧幾演

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，向已盡讀數冊，迺詩迺文，筆力奇健，深增歎伏！僕嘗觀賈休齊已詩，尤多凡陋，而遇知得名，赫弈如此，蓋時文凋弊，故使此二僧爲雄強。今吾師老於吟詠，精敏豪放，而汨沒流俗，豈亦有幸不幸耶？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，非以斯人知而鼓譽也，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。旣承厚貺，聊奉廣耳。

與人

違去門下已八年，愚魯罷殆，人事廢，書疏缺然；怠慢之罪，宜在譴絕。比承柄用，又不以時隨衆修賀，蓋疎懶愧縮，日復一日，不知復憐恕之否？卽日履茲寒凝，合候萬福。某去替止數月，而貧困難以赴闕，相次乞江浙一郡，若幸得之，拜見未可期。惟冀爲國自重！

蘇東坡東坡續集 卷五

六

答張主簿

改歲無緣展慶，伏惟履茲新春，百福來集！旬日前，辱教，感服眷厚，不卽馳答，悚忤！悚忤！何日披奉，但有馳仰餘寒，冀以時自重！

與人二首

浙右之別，遂不上問至今，想必察其情也。特枉書問，感慰兼集。比日起居何如？涉海恬然，繼以題擢，衆論翕然；知忠信之可恃，名實之相副也。雅故之末，欣慰可量！

又

前日使車道由郡下，雖展接顏表，殊慰瞻懷之懷；惟是禮勞不腆，實深愧悚！逮茲違間，吏役絆擣，未皇奉書，以伸惓惓之情。特蒙高明，遠貺珍贖，披繹數四，感仰交懷。初暑微熱，切承跋履之餘，動止佳勝。未緣會集，臨紙增慨！

與眉守黎希聲三首（徐州）

傾向已久，展奉無由，竊計比日履茲酷暑，起居佳勝。某占籍部中，不獲俯伏門下，一修桑梓之儀；瞻望鈴齋，豈勝懷仰？伏惟順時爲民自愛！

又

去歲王秀才西歸，奉狀必達，卽日遠想起居住勝。承朝廷俯徇民欲，有旨借留，雖滯留高步，士論未厭；而鄉閭之慶，特以自私而已。然山水之秀，園亭之勝，士人之衆多，食物之便美，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。某久去墳墓，貪祿忘家，念之輒面熱！但差使南北，不敢自擇爾。何時復得一笑爲樂，尙冀爲時自重！

又

向自密得赴河中，至陳橋，受命改差彭城，便欲赴任，以兒子娶婦，暫留城東景仁園中。旦夕自休東去，愈遠風聞，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，惟增感噎。堂兄欲葬祖墳，爲諸房衆多，某既不敢果決，恐衆意難允也。乞知之。

答李才元

熱甚，竟不再別，悵仰殊深。辱教，承起居住勝，寵惠皆奇，筆雅制，刻荷無已。仁者之惠，誠足慰彼黎庶。然不知者，以爲見教，以是搖之。呵呵。安道舍弟，當具道盛意，乍遠，萬乞保重。卽復顯用，以慰士望。

答范蜀公

前日辱書，并新詩累幅，詞格清美，欽味不釋手。屬使者交至，紛紛無暇，裁謝後時，再領手教，愧悚無地。比日起居何如？未由披奉，萬萬以時自重。

答晁叔美二首

自別，兩尋存問，荷眷契之厚，無以爲喻。日欲裁謝，而拙鈍懶放，因循至今，計明哲雅量，不深譴過。而自訟亦久矣。卽日不審尊履何如？某此無恙，但奉行新政，多不如法，勘劾相尋，日浹汰遣耳。若得放歸，過淮必遂候見。未間爲國自重。

又

向承出按淮甸，不卽具賀幅者，以吾兄素性亮直，而此職多有可愧者，計非所樂耳。然仁者於此時，力行寬大之政，少紓吏民於網羅中，亦所益不小。此中常賦之外，徵斂雜出，而鹽禁繁密，急於兵火，民旣無告，吏亦僅且免罪，益苟簡矣。向聞吾兄議論，頗與時輩不合，今茲躬履其事，必有可觀者矣。令兄佳士，久淹，諸君亦自知之。

與蒲廷淵

河中永洛出，東道家所貴，事見真誥。唐有道士侯道華，嘗得無核者三，食之後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。君到彼

試求之，但恐得之不偶然，非力求所能致爾。

與晁君成

苦寒，審尊履佳勝，新文極爲精妙！久不見之，甚慰喜。莊子：「用志不分，乃疑於神。」古語以疑爲似耳。如易「陰疑於陽」，世俗不知，乃改作疑，不敢不告人，還草草。

與范子豐六首

伏審子豐南宮殊捷，慶扑可量！卽日想已唱第，必在高等；期集之暇，起居佳勝。某更五七日泝汴，愈遠左右，臨書悵然，惟祈慎重，別膺亨寵。

又

小事拜聞，欲乞東南一郡，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，尙未除人，託爲問看，同書一報。前所託，殊不蒙留意，恐非久東南，遂請愈難望矣。無乃求備之過乎？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。人還，且略示論。

又

近專人奉狀達否？卽日起居何如？貴眷各安？局事漸清，簡否？某幸無恙，水旱相繼，流亡盜賊漸起，決口未塞，河水日增，勞苦紛紛，何時定乎？近乞四明，不知可得否？不爾，但得江淮間一小郡，皆可樂，更不敢有擇也。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？試留意人還，仍乞一報，幸甚。奉見無期，惟萬萬以時自重！

又

稍不通問，伏想起居佳勝？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，台候必更康安？某此與幼累如常，八月九月間，秋水旣過，彭城，城下微備，高麗使已還，四明可以易守，當更理前請也。會合杳未有涯，萬萬自重！

又

南方夏熱，殊非中原之比；入秋稍得清涼，然夏田旱損七八，鹽法更變，課入不登，雖閑局，不免以此爲累；自餘粗如常也。子中子老頃在左右，今已赴官，未何時參候北望，不勝馳情。

又

新珠想日長進？愛壻無恙？甚望丈人高等，待乞利市也。納銀一笏，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，少錢告那，出便納上，昏嫁所須，不可奈何！甚非情願，幸留意承問，似叔頗長成，每日作詩讀史，但蒙拙少訓督耳。內孫想益聰淑，諸郎娘各計安也。

答王慶源

久以官冗，不暇上問，忽辱手訊，喜知車從已達輦下，起居佳勝，卽日南宮必榜出矣。淪屈已久，必遂了當，欣賀良深。來書謙抑過當，四方赴者甚衆，豈獨吾叔元昆勸駕，良合事宜！恨此拘繫，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，京師一別二十餘年，豈惟吾儕衰老可歎！至於都城風物事體，索然無復往時矣。東南守官極可樂，而民間感迫不聊生，懷抱殊不佳。深願慶源了當後，千萬一來，相從數月，少慰平生。幸勿以他事爲辭，至懇至懇。

答參寥

別來思企不可言，每至道遠堂，未嘗不悵然也。爲書勤勤，不忘如此。仍審比來法體康佳，感服兼至！三詩皆清妙，讀之不釋手，且和一篇爲答。所更真贊，尙未作，來人又不敢久留，甚愧。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，甚善甚善！某開春乞江浙一郡，候見去處，當以書奉約也。要墨納兩笏，皆佳品也。餘惟爲法自重，適有數客，遠來相看，陪接少暇，奉啓不盡意。

與文與可三首（徐州）

與可抱才不試，循道彌久，尙未聞大用，公議不厭，計當在卽。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？老兄既不計較，但

乍失爲郡之樂，而有桂玉之困；又却不見使者轡面，得失相乘除，亦略相當也。彭門無事，甚可樂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？子由頗得書，甚安。示諭秋冬過親，甚幸！甚幸！令嗣昆仲各計安勝，爲學想皆成就矣？

又

離浙中已四年，向亦有少浙物，久已分散零落矣。有藥玉船兩隻獻上，恰好吻酌，不通客矣。呵呵！杭州故人頗多，致之不難，當續營之，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。

又

近屢於相識處，見與可近作墨竹，惟劣弟只得一竿，未說字，說潤筆，只到處作記作贊，備員火下，亦合剩得幾紙。專令此人去請，幸毋久秘不爾，不惟到處亂畫，題云「與可筆」，亦當執所惠絕句，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。呵呵！

與鮮于子駿二首

久不奉狀，方深愧悚。遞中伏辱手教，并新文石刻等，疾讀喜快無量！卽辰起居佳否？公文學德度，宜在朝廷，久此遠外，何也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，不爾，吏民皆在倒懸中也。况鄉井墳墓在焉，計居之甚以爲樂。某到郡正一年，諸况粗遣，歲凶民貧，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！然在己者，未嘗敢行所愧也。如此而已，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，惟冀以時自重！

又

忝厚眷，不敢用啓狀，必不深訝。所惠詩文，皆蕭然有遠古風味。然此風之亡也久矣，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，則疎矣！但時獨於閑處開看，未嘗以示人，蓋知愛之者絕少也。所索拙詩，豈敢措手，然不可不作，特未暇耳。近却頗作小詞，雖無柳七郎風味，亦自是一家。呵呵！數日前獵於郊外，所獲頗多，作得一闋，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

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，頗壯觀也。寫呈取笑。

又

故人劉格，字道純，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，讀書強記辯博，文詞粲然可觀，而立節強鯁，吏事亦健。君實頗知之，餘人未識也。欲告子駿，與一差遣，收置門下。公若可以踏逐辟召，幸先之，敢保稱職也。旦夕歸南康，軍待闕，公若有以處之，他必願就也。某非私之也，爲時惜才也。

與何正道教授三首（一作何正通）

忝命假守，出於獎庇，禮當詣謝，以衰疾疲曳，不給於力，愧悚無已。乍熱，起居住勝，登舟迫遽，不果造別，益增仰戀！

又

尋書，承起居住勝，鄉校淹留，然使徐之士子，識文章瑰瑋之氣，非小補也。某又復西上，紛紛無補，甚愧朋友矣！

又

張聖途來，稍聞動止爲慰。退之所難，乃今見之。大匠旁觀，愧汗深矣！行役匆匆，不盡區區！

與歐陽仲純五首

去歲城東，屢獲陪從，蒙益既多，樂亦無量。既別，日苦賤事，不克馳問，慙負不可言。即日起居何如？見報除審簿，信否？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，徒有仰詠。某蒙庇粗遣彭門，本無一事，足以藏拙。河水一至，事無不有，中間幾殆者數矣。必亦聞之。今方稍安，而夏秋之患未可量。蓋命窮所至，感召此，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？近時數首，聊以破顏。餘寒萬萬，以時自重！

又

伯仲叔弼昆仲，各計安勝？楊揅行遠，未及拜書，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，得書無恙，彭城最處下流，水患甲於東北，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，數章皆不報。曹河若可塞，固大善，不爾，倉卒之間，不免調急夫，使係省錢，豈暇復稟命乎？所費必多，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。人微言輕，信命而已。仲純知我之深者，聊復及之。

又

去春寄舍國門，屢辱臨顧，喜慰無量！別來逾年，奔走俗狀，未嘗通問，瞻企徒深！卽日履此煩暑，起居何如？眷愛各安否？傳聞車馬已到宛丘，相去甚近，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。千萬順時珍重。

又

崔度者，頃年在陳，與之甚熟；今作過海之行，妻子仍在陳，幸略與垂顧！

又

伯仲兄聞監西岸，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，季嘿今安在？因風無惜惠問！宛丘誰與往還？有可與語者否？

答周開祖三首（湖州）

別久思渴，不言可知。一路候問來耗，忽辱教，喜慰良深！乍寒起居住勝。承脫湖北之行，而得樂清，正如舍魚而取熊掌，甚可賀也。某忝命，甚便其私，卽遂面話，此不盡懷。

又

長篇奇妙無狀，每蒙存錄，如此之厚；但賜多而報寡，故人知其慙拙，必不罪也。今輒和一首，少謝不敏，且資一笑。惠及海味珍感，來人遽還，未有以報，但愧作無窮！到郡不見令舉，此恨何極！嘗冀其殯，不覺一慟，有刻石必

見之，更不錄呈。有幹一一示及，幸無悔近見訪，留此旬餘，亦許秋涼再過也。

答呂熙道二首

平時企詠賢者，獨恨隔闕耳！既至治下，謂當朝夕繼見，而病與人事奪之，又迫於行，忽遽捨去，可勝歎耶！別來方欲上問，先辱手教，益增悚忤。比日起居何如？後會未可期，惟萬萬以時自重！

又

南都住半月，恍然如一夢耳！思企德義，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，非長者輕勢重道，誰肯相厚者？湖州江山風物，不類人間，加以事少睡足，真拙者之慶。有幹不外！

答范純夫

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，領手示知徑赴治，實增悵惘！比日起居住勝，日對五老，想有佳思。此間湖山信美，而衰病不堪煩，但有歸蜀之興耳。未由會集，千萬以時自愛！

與道甫

昨日特蒙不外鄙拙，袖出盛文相示，辭贍格老，覽之令人疊疊忘倦。非大手筆，未易至此！受教良多，不敢擅爲巾笥之藏，謹令人歸納文府，伏乞視至。未審從人何日成行，亦須示諭！

與孫子思七首

奉別未幾，思企已深！比日起居住勝，聞軒從及境，卽遂披對，豈勝慰喜！

又

事冗，有疎上謁，思企之深！不審起居佳否？來日輒欲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，本欲躬詣，爲公擇見訪不果。幸賜臨顧！

又

屢辱垂訪，尚稽走謁，經宿起居佳否？借示諸刻，一清心目，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。謹却馳納。

又

過辱枉顧，知事務冗迫，不敢久留語；紙軸納去，餘空紙兩幅，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。呵呵！軾詩亦佳！

又

疊辱車騎，往謝甚疎，惟故人深照，不以爲譴也！經宿尊候佳勝，書四紙，并藥方馳上，方須面授其秘也。并覲，不一。

又

近辱軒從，雖屢接奉，既別，思仰無窮！人事衮衮，未遑上問，先在寵訊，伏審起居佳勝，感慰兼深。仲通來，知在府中，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，未緣再會，惟萬萬以時自重！

又

比來新詩必多，無緣借觀，豈勝渴仰？示論諸公處，敢不出力，但恐言輕，不能有益耳。

與程得聖秘校二首

近省榜到郡，首承高過，歡慰可量！沉困累年，行業充富，鄉曲榮耀，交游喜快，甚休甚休！春風暄和，奉計即日起居安勝，御試必更在高等，盤桓都下，爲况何如？惟順時珍愛！

又

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，託致手書，不知達否？奉違累歲，無緣一接談笑，傾仰殊甚！榜中鄉人所識，惟吾兄一人，其餘豈盡新俊耶？車馬必少，留都下，因風無惜惠問！

與人

託庇隣封，每荷存記，特辱榮訊，愧汗可量！即辰履茲霜候，起居住勝，未緣參見，惟日瞻企，尙冀以時珍衛區區。

與樂推官（貴州）

疊辱臨訪，欲少款奉，多事因循，繼以臥病，愧負深矣！數日起居住否？知明日啓行，無緣面別，尙冀保練，慰此區區！

答李昭昭

無便，久不奉書。王子中來，且出所惠書，益知動止之詳，爲慰無量！比日尊體何如？旣拜賜雪堂新詩，又獲觀負日軒諸詩，文耳目眩駭，不能窺其淺深矣！老病廢學已久，而此心猶在，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入唱和，於拙者便可格筆，不復措辭。近有幸豸者，陽翟人，雖狂氣未除，而筆墨瀾翻，已有漂沙走石之勢，管識之否？予中殊長進，皆左右之賜也。何時一笑未間，惟萬萬自重！

答范蜀公四首

李成伯長官至，辱書，承起居佳勝，甚慰！馳仰新居已成，池園勝絕，朋舊子舍皆在，人間之樂，復有過此者乎？某凡百粗遣，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，杜門謝客，而傳者遂云物故，以爲左右憂。聞李長官說，以爲一笑。平生所得毀譽，殆皆此類也。何時獲奉几杖，臨書惘惘！

又

蒙示論欲爲卜隣，此平生之至願也！寄身函丈之側，旦夕聞道，又况忝姻戚之末，而風物之美，足以終老，幸甚！幸甚！但囊中止有數百千，已令兒子持往荆渚，買一小莊子矣。恨聞命之後，然京師尙有少房縵，若果許爲，指

揮從者幹當賣此業，可得八百餘千，不識可納左右否？所賜手書，小字如芒，知公目益明，此大慶也！某早衰多病，近日亦能屏去百事，澹泊自持，亦便佳健。異日必能陪從也。

又

承別紙示論，麴蘖有毒，平地生出醉鄉；土偶作祟，眼前妄見佛國。公欲哀而救之，問所以救者。小子何人？固不敢不對。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，操詩書以爲干楯，則舟中之人，盡爲敵國。雖公盛德，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。願公宴坐靜室，常作是念，當觀彼能惑之性，安所從生？又觀公欲救之心，作何形段？此猶不立，彼復何依？雖黃面瞿曇，亦須欽衽，而況學之者耶？聊復信筆，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。

又

顛仆罪戾，世所鄙遠，而丈文獨收錄，欲令撰先府君墓碑，至爲榮幸！復何可否之間，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，非特執守私意，蓋有先戒也。反覆計慮，愧汗而已！仁明洞照，必深識其意。所賜五體書，謹爲子孫之藏，幸甚！幸甚！無緣躬伏門下，道所以然者，皇恐之至！

答言上人

去歲吳興倉卒爲別，至今耿耿！謫居窮陋，往還斷盡，遠辱不遺，尺書見及，感忤殊深！比日法體佳勝，扎翰愈精健，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？雪齋清境，發於夢想，此間但有荒山大江，脩竹古木，每飲村酒，醉後曳杖放脚，不知遠近，亦曠然天真，與武林舊游，未見議優劣也。何時會合一笑！惟萬萬自愛！

答通禪師

謫居窮僻，懶且無便，書問曠絕，故人不遺，兩辱手教，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，感慰深至！僕晚聞道，照物不明，陷於吏議，愧我道友。所幸聖恩寬大，不卽誅殛，想亦大善知識，法力冥助也。祿廩旣絕，因而布衣蔬食，於窮苦寂